

論明末清初女性詞評出現 “林下風”傾向的內涵與 社會文化意義

莫岸洪

提 要

明末清初(約明代崇禎年間到清代康熙年間),女性詞評出現一股“林下風”傾向的潮流:即用“林下風”作為正面批評女性詞的標準,頻繁出現於明末清初涉及女性詞評的文獻中,而其中詞評部分佔最大比例的是對晚明和清初女詞人的評論。明末清初對女性詞評的“林下風”傾向與當時詞壇的風氣轉變密切相關。明代中期以來在尊崇婉約及易安體為正宗的詞壇背景下,女性詞受到了空前的重視和揄揚。評論女詞人著意強化“林下風”,其實標舉的是女性詞人其詞具有男性詞人的“閒雅”、“淡遠”、“混茫”的風格內涵,與“儂婉”、“纖佻”、具有“脂粉之態”的閨秀詞是相異的,這具有言過其實的成分,其實是有意將女詞人抬舉到名士的地位,這是顛倒性別的批評名士化的傾向,其名士內涵是風雅儒生、有才文士。這根源於明末清初出現才女“名士化”傾向的社會文化背景:包括推崇“才情”的女性觀;“女務外學”的社會背景;才女品藻的名士化傾向。從中可看出,女性的詞體創作地位在當時文壇得到較大提升,女性的社會文化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升。但也是女性詞評無法突破以男性為中心批評標準的體現,女性仍然是在男權的社會框架下處於弱勢的社會文化地位。

關鍵詞: 明末清初 女性詞評 林下風 名士化

一、前 言

明末清初(約明代崇禎年間到清代康熙年間),女性詞評出現一股“林下風”傾向的潮流:即用“林下風”作為正面批評閨秀詞的標準。最早見於明末卓人月(1606—1636)於崇禎六年編輯的《古今詞統》,其卷一二徐士俊(1602—1681)評李清照《鳳凰臺上憶吹簫·閨情》詞云:“亦是林下風,亦是閨中秀。”¹在這裏,“林下風”與“閨中秀”是並存於一身的女性詞學風範。“林下之風”與“閨房之秀”的表述最早出自《世說新語·賢媛》:“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風氣;顧家婦清心玉映,自是閨房之秀。”²這裏的王夫人指的是東晉“詠絮才女”謝道韞(生卒年不詳,又作謝道韞,字令姜),其中樞不讓鬚眉的才思和智勇在謝庭詠雪、步障解圍、孫恩亂會稽、桓玄犯帝都建康等重要關頭面前得到展現與釋放,時人極為讚譽,故有“林下之風”之稱。³在這裏,“林下之風”與“閨房之秀”是並論的作為賢媛標準的兩種範式,應該沒有高下之分,但在語境中“林下之風”是與“閨房之秀”異質的,在魏晉風度的歷史背景中,應該是卓然不群的氣度,自由瀟灑的精神,即是具有魏晉名士的風度,所以和常見的“閨房之秀”是明顯異質的,是另一種形容才女的賢媛風範,其中就有更為推崇的傾向。其後,在傳記文獻中就常有以“林下風”言稱婦女,如《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明倫彙編·閨媛典》中俞昌言妻方氏條言:“按,《餘杭縣志》:方氏,邑文學俞昌言元配大理寺評事方萬成之曾孫女。九歲解《孝經》、《列女傳》,幽閒貞靜,有林下風”。⁴這裏是稱揚方氏知書達理,有“林下風”的賢媛風範。而在明代,“林下之風”一詞出現的頻率遠超前此歷代,成為了被廣泛接受的女性專門指稱,但其所指也漸濫漸俗,在“瀟灑出塵、清雅不群”外,更發展出了“色韻俱全、風流通脫”的涵義。這一發展的結果是“林下風”逐漸出現在各種通俗小說和

1 卓人月彙選,徐士俊參評:《古今詞統》(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刻本),卷12,頁19。

2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修訂本)(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卷下,頁698。

3 房玄齡:《晉書·列女傳·王凝之妻謝氏》(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96,頁2517。

4 蔣庭錫等編:《歷代閨媛逸事》(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冊上,卷27,頁15。

花榜艷冊之中。⁵ 風尚所及，在明末清初的女性詞評（對女性詞人或詞作的評論）中，對“林下風”的揄揚也成了高頻率的現象。在清初編選的女性詞選集中就常見，例如：

（喻撚）才情艷逸，閨中秀、林下風，殆兼之矣。（《林下詞選》卷一二）⁶
 吳興人，都憲唐世濟夫人，填詞澹遠，真有林下風致，所著附《瓊蘼集》。
 （《林下詞選》卷八）⁷
 楊夫人有林下之風，金聲神朗；朱太君是閨中之秀，玉映心清。（《衆香詞·禮集題辭》）⁸

可見當時女性詞評對“林下風”極為揄揚的風氣，儼然作為女性詞的典型範式。探討明末清初女性詞評中“林下風”的詞學內涵及其背後的社會文化意義，這對詞學及歷史文化研究都具有十分積極的意義。

目前學界對明末清初的女性詞學研究，與本文論題相關的主要限於關注明末清初女性詞集的出現，⁹ 女性詞壇的興旺，當時文士對女性詞人的肯定，¹⁰ 以及才女名士化的現象，¹¹ 明清女性才德是否相妨的爭議的討論及清初女性文

5 黃曉丹：《從林下之風到閨房之秀——盛清女性寫作背後的身份認同》，《齊魯學刊》2013年第5期，頁124。

6 周銘輯：《林下詞選》（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十年周氏寧靜堂刻本），卷12，頁16。

7 同上注，卷8，頁4。

8 徐樹敏、錢嶽輯：《衆香詞》（臺北：富之江出版社，1997年），頁2。

9 陳建男《清初女性詞選集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重點探討了《名媛詩緯初編》、《林下詞選》、《衆香詞》、《古今名媛百花詩餘》這四部女性詞選的體例、內容與詞選價值。

10 甘松、丁放：《女性意識的增長與女性詞選的出現——宋、明人選錄女性詞人的定量分析》（《合肥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第5期，頁6—11）指出到明代中後期，隨著女性詞壇的活躍與詞選家女性意識的增長，女性詞人群體受到關注，體現在女性詞選及女性批評家的出現。出現了第一部女性詞選《名媛詩緯初編詩餘集》，其編者王端淑關注本朝的女性詞創作，並且著意提升女性作家的文學地位。

11 王力堅指出清代社會對女才的推崇促進了女性詞學的發展，但婦學才德相悖的觀念，又遏阻了女性詞學的發展。並指出清人用“林下風”形容名士化的才女，才女的名士化體現在模仿男性名士的生活方式。見氏著：《清代才媛文學之文化考察》（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頁5—55。

學批評體現了重“才”輕“德”的傾向，¹²女性詩人不大肯定女性詩詞的脂粉氣等現象。¹³但對於明末清初女性詞評出現的“林下風”傾向尚未有足夠關注，尚未出現相關論題的論文或專書。本文將探討明末清初女性詞評中“林下風”傾向的詞學內涵，並進一步探析明末清初才女出現“名士化”傾向的社會文化背景，從中探析女性詞評中“林下風”傾向蘊含的社會文化意義。

二、女性詞評中“林下風”的詞學內涵及其意義

如前文所述，“林下風”本是形容婦女“瀟灑出塵、清雅不群”，那麼在女性詞評中“林下風”代指的詞學內涵是什麼呢？也就是說形容女性詞人或詞作“林下風”其內涵如何？前文所引《林下詞選》卷八評錢夫人：

吳興人，都憲唐世濟夫人，填詞澹遠，真有林下風致，所著附《瓊蘼集》。沈鳳羽曰：夫人有四時詞，忘其二，此夏景作也（按：指《滿庭芳·古樹陰儂》一闕）。適火雲爍金，揮箒讀之，冷冷如坐嘉蔭，有頃便惘然入夢，不謂海外松風乃在尺幅間也。

這裏說錢夫人填的詞淡遠，有林下風致。後面並舉了例子，說《滿庭芳·古樹陰儂》在炎熱天氣之時讀後，猶如坐在清涼樹蔭之下，一會就不覺入夢。這裏標舉錢夫人具有“林下風致”即是說其填詞具有淡遠閒雅之風格。明末徐士俊

12 許玉薇《明清文人的才女觀——以〈西青散記〉與賀雙卿為例之研究》（南投：臺灣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0年）中有對明清女性才德是否相妨的爭議的討論。黃曉丹《從林下之風到閨房之秀——盛清女性寫作背後的身份認同》（頁123—128）指出明清之際，由於女性寫作的繁榮發展，“林下風”與“閨房秀”之間的取捨，成為了女性借助傳統價值觀為自己謀求更大文化空間的管道。並指出了盛清女性寫作中的才情與德性之爭。王翼飛《清代女性文學批評研究》（武漢：武漢大學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博士論文，2014年）指出清初女性文學批評體現了批評者重“才”輕“德”的評判傾向，具體表現為對女性文學才華的肯定和對女作家身份的淡化。這與明末以來女性德才觀的改變有關。

13 邱芸怡《清才自撰蕉園史——清初閨秀、結社與性別書寫》（南投：臺灣暨南國際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中有章節論述清初蕉園諸子的文藝觀，通過分析蕉園女性詩人的詩詞作品和序跋，認為她們都不大肯定女性詩詞的脂粉氣。

評明末徐媛的《漁家傲·詠吳延陵郊居小齋》詞作：“貴家婦偏諳村莊趣。所謂有林下風氣者。”¹⁴這裏的“莊趣”指的是莊雅、(田園)風趣。那麼這裏的“林下風氣”就和“莊雅、(田園)風趣”的詞風有關。

明末李元鼎(1595—?)在《隨草序》推許明末宗室女詞人朱中楣詩詞“其一段淵秀朗徹之神,博大澹遠之思,絕無脂粉,如列鬚眉”。¹⁵清初宋鞏(1635—1714)在《石園全集序》則稱朱中楣“倡和詩詞高情獨秀,有林下風”。¹⁶熊文舉(?—1669)《壽遠山夫人詞序》評朱中楣云:“豫章有遠山夫人者……及其作為詩詞,冥搜古調,緯以新聲,韻格蒼嚴,神鋒峻厲,力洗曉風殘月之態,如聞黃鐘大呂之音。”¹⁷熊文舉還有評朱中楣云:“遠山夫人以林下之風,聯吟一室。……古今名媛篇什,多以風韻取勝,然不無浮渲脂黛之習。惟夫人諸作,雄渾方嚴,具有丈夫之概。至偶綴詩餘,濃纖倩麗,不減易安。”¹⁸

以上評論朱中楣的詩詞作品“力洗曉風殘月之態,如聞黃鐘大呂之音”,具有“丈夫之概”、“絕無脂粉,如列鬚眉”,表明女詞人是可以躋身男性詞人之列的,這說明對女詞人評論為“林下風”,是形容女詞人名士化的體現。類似例子還有很多:明末清初王端淑(1621—1706)在《名媛詩緯初編》中評孟淑卿詞作時提出:“詩餘繼《離騷》最為近古;閨閣多粉艷,更難樂府。欲得淡遠輕新、曲盡情致,正未易得。淑卿以‘剩明月’作幽懷,殊出詞人在百尺樓上。”¹⁹這裏,明顯也是對“閨閣多粉艷”的詞風進行了貶低批評,而推崇“淡遠輕新、曲盡情致”的閨秀詞風範,這就是對“林下風”的揶揄,雖然沒有採用“林下風”的字眼。類似例子如下:

(王靜淑)其詞幽閒挺秀,有孤雲出岫、野鶴橫空之態。(《衆香詞·

14 卓人月彙選,徐士俊參評:《古今詞統十六卷》,卷10,頁19。

15 李元鼎:《石園全集·隨草序》(清康熙四十一年香雪堂刊本),卷13,頁3。

16 宋鞏:《石園全集序》,《石園全集》,卷1,頁1。

17 熊文舉:《侶鷗閣近集二卷》,《四庫禁毀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冊120,卷1,頁41—42。

18 熊文舉:《隨草詩餘跋》,《石園全集》,卷15,頁19。

19 王端淑;《名媛詩緯初編》(清康熙間清音堂刻本),卷35,頁1。

樂集》) 20

(徐燦)其詞極得北宋風格,絕無纖佻之習,可為本朝第一大家。(《衆香詞·樂集》) 21

(商景蘭):其詩餘聲情爾雅,不涉濃艷,自是大方。(《林下詞選》卷八)

《名媛詩歸初編》《衆香詞》和《林下詞選》皆是現存的明末清初人對歷代女性詩詞評的三部重要選集,而其中詞評部分佔最大比例的是對明代和清初女詞人的評論。明末清初撰述的其它文獻也有很多類似例子:明末的胡應宸評晚明女詞人沈宜修的詞《風入松·思君晦》:“閨作不患不儂婉,所患儂婉之過,太嫌鉛粉耳。宛君思弟作有此否?(《蘭皋明詞彙選》卷5)” 22 葉紹袁(1589—1648)評其季女葉小鸞:“摛藻兩京,揆華六代,自有煙霞之致,絕無脂粉之靡。(《祭亡女小鸞文》)” 23 熊文舉《黃皆令越遊草序》曰:“體氣高妙,風格混茫,盡去脂粉之態。” 24 形容黃媛介的詞“盡去脂粉之態”。

總結起來,明末清初評論女性詞人喜用“林下風”的字眼,往往是評論其詞如男性文人所作,說其詞“澹遠”、“幽閒挺秀”、“聲情爾雅”、“韻格蒼嚴”、“風格混茫”、“莊趣”、“絕無纖佻之習”和“絕無脂粉”等等,其實標舉的是女性詞人其詞具有男性詞人的“閒雅”、“淡遠”、“混茫”的風格內涵,這是和常見的“儂婉”、“纖佻”、具有“脂粉之態”的閨秀詞是相異的。

康熙10年刊刻、周銘(1641—?)編纂的女性詞選《林下詞選》,直接以“林下”為名,《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為“是集題曰林下,蓋取《世說》所載謝道韞事也”。 25 表明周銘欣賞的是類似謝道韞具有才學和名士風度的女性。《林下

20 徐樹敏、錢嶽輯:《衆香詞》(臺北:富之江出版社,1997年),頁16。

21 同上注,頁3。

22 顧環芳、李葵生、胡應宸等編,王兆鵬校點:《蘭皋明詞彙選》(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卷5,頁115。

23 葉小鸞:《返生香·疏香閣附集》,《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年),冊150,卷12,頁51。

24 熊文舉:《侶鷗閣近集二卷》,《四庫禁毀書叢刊》,冊120,卷1,頁60。

25 永瑤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卷200,頁1834。

詞選》選錄葉小鸞詞多達 16 首，並評之曰：

昔黃山谷稱晏小山詞為《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亦《桃葉》、《團扇》。今讀《返生香》諸詞，全是《高唐》、《洛神》，非復《桃葉》、《團扇》可髣髴也。²⁶

這是說黃山谷稱讚晏小山的詞看似艷情卻有寄託，不是只寫情愛而已。並認為葉小鸞詞全是宋玉的《高唐》賦、曹植的《洛神》賦，也就是說都是有寄託的高雅作品，比晏小山還勝一籌。這是將葉小鸞文才名士化的比喻。

明末清初女性詞評的“林下風”不僅用在閨秀詞，也用在妓女詞作。明代中後期妓業興盛，出現不少擅長詩詞的青樓女子。王端淑評名妓王微《搗練子·春夜送遠》曰：

落想空靈，吐句慧遠，他人說盡千行紙，不若修微寥寥數字。絕非溫、李，誰說蘇、辛，詞家勝地，已為修微占盡。胸中若無萬卷書，眼中若無五嶽瀟湘，必不能夢到想到。²⁷

這裏對王微此詞評價甚高，說連溫庭筠、李煜、蘇軾和辛棄疾都比不上。王端淑高度稱賞所選的女性詞作，對本朝女性詞創作水準相當自信和自豪，常將她們與唐宋名家詞人相比較，認為“蘇、黃巨公遜其風韻”、“可敵辛稼軒”、“易安以後未能多得”、“無愧於《草堂》諸人”、“鬚眉所不能道”，諸如此類。這反映出王端淑與男性詞人有意爭勝的批評心理，也表現了對於女性詞人的批評具有“林下風”的傾向。

以上皆是與男性文人類比的稱譽，這說明明末清初女性詞評的“林下風”具有顛倒性別的名士化的內涵。因為“林下風”本是形容婦女“瀟灑出塵、清雅不群”，這也就是將女性與男性同等看待，這是對婦女“名士化”的形容。因此，

²⁶ 周銘輯：《林下詞選》，卷 7，頁 15。

²⁷ 王端淑：《名媛詩歸初編》，卷 36，頁 2—3。

當明末清初的文人形容女性詞人或詞作具有“林下風”，其實也就是將女性文人看做名士。須注意明末清初這種“林下風”批評具有的名士化內涵是與魏晉時期的名士化內涵不同，魏晉的名士代表是竹林七賢這類的隱士，而明末清初的名士代表是風雅儒生，是精擅詩文書畫的文士，故上面評論女詞人的作品都以宋代的著名男性詞人如蘇軾、黃庭堅、辛稼軒作類比。這種女性詞評的“林下風”傾向，與女性詞人的作品風格不盡相符，如朱中楣作為明宗室之胄，其詞作由於融貫進了她經歷的亡國之痛與易代之悲，確有“丈夫之概”的一面，但稱為“絕無脂粉，如列鬚眉”，則不無言過其實。黃媛介精通詩詞書畫，為明清之際有名的閨塾師，熊文舉稱譽黃媛介的詞：“體氣高妙，風格混茫”，確為不虛，但言其“盡去脂粉之態”，也是言過其實。畢竟朱中楣、黃媛介作為閨秀詞人，抒發敏感、哀怨的閨情也是其詞的常態。

這種對女性詞評的“林下風”傾向與當時詞壇的風氣轉變密切相關。從詞學發展史看，明代中期，張綖(1487—1543)明確提出詞體以婉約為正宗。明代中後期形成了本色詞學觀念，崇尚《花間集》，推尊婉約派的詞家，特別是陳霆、王世貞、楊慎等人。因此，在尊崇婉約及易安體為正宗的詞壇背景下，²⁸女性詞受到了空前的重視和揄揚。因為詞體從產生起就帶有符合女性氣質的陰性特質，加上有奉為正宗的女詞人李清照作為榜樣，故女性詞在後代隨著社會環境對女才的寬鬆，女性詞的創作在明代後越來越興旺。宋人詞選中，李清照詞備受青睞和關注，但女性詞人群體整體上處於被遮蔽的狀態；明代中後期至清初，隨著女性詞壇的活躍與詞選家女性意識的增長，女性詞人群體受到關注，²⁹出現幾部女性詩文詞選集《伊人思》、《名媛彙詩》、《閨秀集》、《歷代女子詩詞》、《古今名媛詩詞選》和《名媛詩緯初編》。到了清代康熙年間，更是出現專門的女性詞選集《古今名媛百花詩餘》、《本朝名媛詩餘》、《林下詞選》和《眾香詞》。

因此，在女性詞人與女性詞作漸受關注的背景下，明末清初詞評家評論女

28 方智範、鄧喬彬、周聖偉、高建中：《中國古典詞學理論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135—140。

29 甘松、丁放：《女性意識的增長與女性詞選的出現——宋、明人選錄女性詞人的定量分析》，頁7—8。

詞人著意強化“林下風”，明顯有言過其實的成分，其實是有意將女詞人抬舉到名士的地位，這是批評名士化的傾向，目的是提昇女性詞人和詞作的地位，以引起當時文壇的關注和重視。

三、明末清初才女“名士化”傾向的社會文化背景

明末清初女性詞評出現的“林下風”傾向，根源於明末清初出現才女“名士化”傾向的社會文化背景。

(一) 推崇“才情”的女性觀

自明代中期以來，商品經濟日益繁榮，助長了手工業的興旺及農貿市場的專業化，不但給婦女帶來許多謀生的機會，也擴大了女性的生活空間。此外婦女識字率的不斷提昇，無疑地提供了女性從事文學創作所需的知識和工具，尤其以江南地區為主的上等家庭鼓勵女性讀書識字，一則增加其適婚的條件，二則使閨女於閑暇之餘能有所關注。³⁰ 這為女子成才創造了經濟和教育的條件。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民階層的崛起，思想文化界也隨之產生變動。具有人性解放精神的心學的興起，使程朱理學的主體地位產生動搖，思想解放的潮流蔚然而起。在婦女觀上，晚明的李贄（1527—1602）認為男性和女性沒有高低貴賤之別；³¹ 且大力表彰女才，提倡女性的受教育權並身體力行教育女弟子。後來公安派的袁中道（1570—1623）亦承襲了李贄的思想。在對婦女的看法上，也贊成男女平等對應、男女智慧才略無別、與強調真情流露才是夫婦關係基礎的看法。³² 這些看法深刻影響了明末清初的文壇，當時晚明影響最大

30 見王光宜：《晚明的女教——從女子“無才便是德”談起》，《歷史教育》創刊號（1997年6月），頁80。他在這裏也備註是引用 Paul Ropp, “The Status of Woman in Later Imperial China”的觀點。

31 李贄說：“夫婦，人之始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有上下。夫婦正，然後萬事萬物無不出於正矣。”見氏著：《初潭集》（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1，頁1。

32 參見王光宜：《晚明的女教——從女子“無才便是德”談起》，頁76—80。

的兩大文學流派——公安派和竟陵派皆重視和表彰女性的文學作品，並出現了晚明女性詩歌選集的暢銷書：題名鍾惺的《名媛詩歸》。³³

在明末倡揚性靈的風潮中，女性的“才情”得到空前的重視，明末的葉紹袁大膽提出了“德、才、色”三者兼備的女性人生理想的新模式，標誌著晚明解放思想已深入到女性的主體意識。³⁴ 但也引起了關於婦女重德還是重才的爭論。“男子有德便是才，女子無才便是德”，最早見於晚明陳繼儒（1558—1639）的小品集《安得長者言》。其論為“正德”而發，但也確實表達了“反才”的意思，不過，並不單單反“女才”，也反“男才”，這是後世的理解中常常忽視掉的內容。³⁵ 因為中國傳統主流社會一貫秉持“德本才末，才為德用”的道德中心主義觀念。³⁶ 而在明末理學鬆動，男女逞才適情的社會背景之下，文才充當了淫風的幫兇。明末青樓文化盛行，及才子佳人小說的流行對女子才情的尊崇甚至高揚，使得現實中部分才女不循禮法、才子風流多情故事頻頻發生。³⁷ 故當時社會上一部分文人名士對逞才適情的才女大加鞭撻，但也有很多的文人名士是對女才持肯定和支持的態度。如馮夢龍（1574—1646）在《智囊·閨智部總序》中對“女子無才便是德”作出了反駁，其言：“夫才者，智而已矣，不智則惜。無才而可以為德，則天下之懵婦人毋乃皆德類也乎？”³⁸ 錢謙益（1582—1664）在為女性詩歌選集《名媛詩歸》題辭時借用唐人呂溫《上官昭容書樓歌》表達了女子才華不輸男子的思想：“自言文藝是天真，不服丈夫勝婦人。”³⁹ 萬曆年間出身書香世家的閨秀王鳳嫻工於詩文以之教育女子而著名。《松江府志》稱其“工文墨，有詩名，著《焚餘草》三集行世。”⁴⁰ 由錢謙益和《松江府志》對女性才

33 《名媛詩歸》的編者是否鍾惺存疑，有學者認為是書商託名鍾惺而編，但是其集所編反映了竟陵派的文學主張則無疑。參見王翼飛：《清代女性文學批評研究》（武漢：武漢大學中國文學批評史博士論文），頁 64。

34 陳書錄：《明清雅俗文學創作與理論批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頁 263。

35 劉麗娟：《“女子無才便是德”考述》，《婦女研究論叢》2009 年第 5 期，頁 56—57。

36 吳效馬：《中國傳統社會性別理念的近代轉換》，《教學與研究》2006 年第 10 期，頁 85。

37 劉麗娟：《“女子無才便是德”考述》，頁 57。

38 馮夢龍：《智囊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頁 622。

39 錢謙益撰，姜殿揚撰校勘記：《牧齋有學集》，張元濟等輯《四部叢刊初編》（上海：商務印書局，1929 年），冊 462，卷 47，頁 63。

40 見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年），頁 90。

華的稱許，也可窺知當時的文人士大夫已經對才媛的詩才持公開的肯定態度。

晚明的人性解放思潮一直持續至清初。順治至康熙前期，社會局勢仍不穩定，清廷尚未完成大一統，也就尚未實行後來在思想文化上的諸如尊崇程朱理學的整肅政策，故重視女性才情的風氣延續下來。重視女性才情的風氣及女性教育的擴展，使明末清初的才女成大規模出現。陳維崧《婦人集》說：

黃(名運泰)毛(名奇齡)撰《越郡詩選》一書，其凡例曰：閨秀，則梅市一門，甲於海內，忠敏擅太傅之聲，夫人孕京陵之德，閨中顧婦，博學高才；庭下謝家，尋章摘句。楚纓、趙璧，援婦誠以著書。卞客湘君，樂諸兄之同硯。其他巨室名姝女，香奩繡帙，董陶徐鄭，詠覽頗多。玉映靜因，流傳最久，編題姓氏，約十二家，閨閣風流，莫此為盛。⁴¹

從這裏當時人的記錄可見，明末清初江南地區閨閣才女湧現的盛況。據近人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著錄中國前現代女作家 4 000 余人，僅明清兩朝就有 3 750 餘人，占中國古代女作家的 90% 以上。其中，輯明代婦女二百三十八人，其中隆慶萬曆以後的幾佔半數，可知明代晚期婦女閨閣文風已有逐漸擴展之趨勢。

在此才女蓬勃湧現和重視女性才情的社會文化背景下，詞學批評界也重視女性的才情。重情、主情是明代詞學批評中的一條重要線索，《花間集》以及與之風格類似的《草堂詩餘》也成為在明代最為風行的詞集，詞壇上重“色情”和“婉約”之風就和當時的才情觀密切相關。例如對朱淑真的批評，宋代詞論是被忽視的女性詞人，元明後漸受重視，從明代中期開始出現正面評價朱淑真：例如潘是仁在落款為明萬曆四十三年刻本卷首的《〈宋元詩·斷腸詩集〉朱淑真引》說：“生而穎慧，稍長喜近楮研，曹大姑、謝道韞流亞也”；⁴²戴冠(1442—1512)《遼穀詞》云：“閱之，喜其清麗，哀而不傷”；⁴³陳霆(約 1477—

41 陳維崧：《婦人集》，《筆記小說大觀》(五編)(臺北：新興書局，1974年)，卷2，頁3145。

42 朱淑真：《斷腸詩集》(民國徐乃昌影印元刻本)，卷首，頁1。

43 戴冠：《遼穀詞》，趙尊嶽輯：《惜陰堂彙刻明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冊下，頁1226。

1550)的《渚山堂詞話》云：“朱淑真才色冠一時。”⁴⁴李攀龍(1514—1570)《草堂詩餘雋》說：“李清照《如夢令》寫出婦人聲口，可與朱淑真並擅詞華”；⁴⁵毛晉(1599—1659)《〈斷腸詞〉跋》曰：“淑真詩集膾炙海內久矣。”⁴⁶田藝蘅(1524—?)在《斷腸詞·紀略》曰：“文章幽艷，才色娟麗，實閨閣所罕見者”。⁴⁷這皆是偏重於才情色之論，肯定朱淑真詩詞創作的才華。

(二) “女務外學”的社會背景

晚明的婦女生活開始出現一些新的轉向，諸如婦女不務女紅，只好詩書。閨房之中，“都無針線箱”，但有“圖書篋”。而“閨秀吟詩”與“名媛念佛”現象的出現，更是“女務外學”的典型例子。⁴⁸才女一般鍾情於詩詞書畫，但有的才女還不限於此，如《婦人集》記載王端淑：“意氣落落，尤長史學”。⁴⁹《衆香詞·禮集》記叙沈榛：“能背讀《綱鑑》，於古今理亂沿革，舉一得十，不愧巾幗學士矣。”⁵⁰至於婦女不安於閨房，而是外出與文人士大夫交往，或者刻意模仿文人的生活習氣，追求名士一般“有致”生活的風氣，無不都是當時婦女名士化傾向的基本特徵。⁵¹何謂“有致”？明末著名山人名士陳繼儒這樣解釋：“名妓翻經，老僧釀酒，將軍翔文章之府，書生踐戎馬之場，雖乏本色，故自有致。”⁵²“有致”也就是非本色當行，跨領域追求自己的生活特色。在明末清初重才情的潮流中，不少才女也追求名士化的“有致”生活。例如模仿男性文人結社之習，結

44 陳靈：《渚山堂詞話》(民國吳興叢書本)，卷2，頁2。

45 吳從先輯，袁宏道增訂：《新刻李于鱗先生批評注釋草堂詩餘雋》(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七年刻本)，卷2。

46 朱淑真：《斷腸詞》，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冊2648，頁16。

47 同上注，頁1。

48 陳寶良：《女務外學：晚明婦女的名士化傾向》，《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0期，頁54。

49 陳維崧：《婦人集》，卷2，頁3144。

50 徐樹敏、錢嶽輯：《衆香詞》，頁12。

51 參見王光宜：《晚明的女教——從女子“無才便是德”談起》，頁54。

52 陳繼儒：《巖棲幽事》，《叢書集成新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冊24，卷8，頁92。

社會友。如清初柴靜儀，工詩，與同里閨秀馮嫻、錢鳳綸、林以寧、顧姒相唱和，著有《凝香室詩鈔》。每當采蘭之期，杭州畫船繡幕，交映於湖濱。柴靜儀獨自駕駛小舟，與馮、錢、林、顧諸大家，“練裙椎髻，授管分箋賦詩，鄰舟遊女望見，悉俯首徘徊，自愧勿及”。⁵³

當時一部分才女也能憑藉自己的一技之長來養家餬口，如閨塾師黃媛介、王端淑。⁵⁴《婦人集》還記載：“黃皆令（媛介），詩名藻甚。恒以輕航載筆格詣吳越間。余嘗見其僦居西泠段橋頭，憑一小閣，賣詩畫自活，稍給，便不肯作。”⁵⁵這裏記載了黃媛介賣詩畫為生的情形。一部分才女還瀟灑自如地介入到男性文化圈中，與男性文人交往、結社，擴大自己的社交範圍。例如王端淑不僅積極介入到男性文化圈中，同時還兼營著她的丈夫——丁聖肇的交往領域，代表她的丈夫同男性文人進行詩歌唱和。據統計，王端淑交遊的男性多達八十餘人，其中通過其丈夫建立社交關係的男性就有五十餘人。⁵⁶

（三）才女品藻的名士化傾向

從明末清初的傳記中可見當時對才女品藻的名士化傾向。如錢謙益的《列朝詩集小傳》，在《沈氏宛君》篇中記叙宛君三個蘭心蕙質的女兒中最幼小的葉小鸞，不但慧敏異常，而且：

鬢發素額，修眉玉頰，丹唇皓齒，端鼻媚靨，明眸善睐，無妖艷之態，無脂粉之氣，比梅花覺梅花太瘦，比海棠覺海棠少清，林下之風，閨房之秀，殆兼有之。⁵⁷

53 胡祥翰輯：《西湖新志·人物二·柴靜儀》（上海胡氏 1926 年鉛印本），卷 11，頁 524。

54 關於黃媛介、王端淑作為閨塾師養家餬口的情形，參見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 年），頁 126—139。

55 陳維崧：《婦人集》，卷 2，頁 3152。

56 參見張敏：《王端淑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碩士論文，2007 年），頁 11。

57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冊下，頁 755。

“無脂粉之氣”、“林下之風,閨房之秀,殆兼有之”,其實是將閨秀的特質減弱而強化名士的風韻。

清初顧苓撰《河東君傳》載明末名妓柳如是(1618—1664,名隱,更名是,字如是)曾女扮男裝拜訪錢謙益:

崇禎庚辰冬,扁舟訪宗伯,幅巾弓鞋、著男子服,口便給,神情灑落,有林下風,宗伯大喜,謂天下風流佳麗,獨王脩微、楊叔宛與君鼎足而三,何可使許霞城、茅止生專國士名姝之目。⁵⁸

這段記載極具傳神,將柳如是名士化的行爲風度表露無疑。

清初的毛奇齡(1623—1716)將其女弟子徐昭華的才華比作曹植:

深堂樺燭照銜卮,隔幔吟成畫蝶詩。
不是小鬟頻乞試,那知閨閣有陳思。(《徐昭華乞試命題畫蝶喜賦》其二)⁵⁹

陳維崧評價女詩人吳琪:

才情新婉,當其得意,居然劉令嫺矣。與飛卿著有《比玉新聲集》。蕊仙尤好大略,精繪染。飛卿贈詩云:“嶺上白雲朝入畫,樽前紅燭夜談兵。”蓋實錄也。⁶⁰

蕊仙即指吳琪,飛卿即指女詩人周羽步。其評周羽步:“詩才清俊,作人蕭散,

58 柳是撰,袁瑛輯:《河東君尺牘一卷湖上草一卷我聞室牘稿二卷附錄二卷》附錄一,《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冊1391,頁571。

59 毛奇齡:《西河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冊1321,卷144,頁504。

60 陳維崧:《婦人集》,卷2,頁3156。

不以世務經懷。傀俄有名士態。”⁶¹《婦人集》另有記載才女閻素華：“或稱其羅羅羸秀，孤情絕照，綽有林下風。”⁶²“樽前紅燭夜談兵”“綽有林下風”都是形容才女名士化。

吳山字岩子，嫁卞琳，著《青山集》，魏禧（1624—1681）爲之作《青山集序》，曰：“吐詞溫雅，出入經史，相對如士大夫。”⁶³

《衆香詞·禮集》輯評陳璘：“茲虞山瞿太君陳夫人者，以道蘊林下之風，邁少君高世之行。”⁶⁴這種才女品藻的名士化傾向，類似的例子在撰於明末清初的文獻中是數不勝數。這根源於明清時期男女社會地位的不平等狀況，在古代宗法制度下，女性的角色是被定位於“德、言、容、功”，以及“男主外、女主內”的規範，一般女性受教育的機會和程度相比男性還是甚少。但在明代中後期，隨著個性解放的心學思潮流行，社會也掀起重女性才情的思潮，故才女及其文學作品得到空前重視，但在一般文人眼中，女作家的地位還是低於男性作家，因此才女品藻的名士化傾向，就是有意抬高女性文學創作的地位。

四、餘論：女性詞評的男性中心批評標準

明末清初以“林下風”爲標準的女性詞評，雖然肯定了女性詞在明末清初出現的不同傳統的女性詞的新特質和新氣象，鼓勵了女性詞人對女性詞不同風格的開拓，有利於促進女性詞壇的蓬勃發展，對佔據社會文化中心的男權地位也產生了一定的衝擊，但也存在著明顯的時代局限性。

王力堅先生認爲，當時詞壇中人（尤其是男性——甚是詭譎）就頗喜歡用“無脂粉氣”、“無閨閣氣”等評語來褒揚這些“閨詞雄音”，⁶⁵似乎欲以摒棄一切女性特質爲女性詞的最高成就以及創新方向。從男性褒揚者的角度看，儘管

61 陳維崧：《婦人集》，卷2，頁3155。

62 同上注，頁3172。

63 孫克強、楊傳慶主編：《歷代閨秀詞話》（南京：鳳凰出版社，2019年），冊1，頁98。

64 同上注，頁60。

65 王力堅認爲“閨詞雄音”是清代女性詞出現的別具性別意涵表現的男性化（masculine）風格。見氏著：《清代才媛文學之文化考察》，頁38。

他們有扶攜、推舉女性創作的動機，卻仍然體現了一種根深蒂固的以男性為中心(*phallogentric*)的批評準則；從女性寫作者的角度看，她們崇尚、追求男性化的表現，也只不過是在宗法男權強勢文化浸淫下自覺或不自覺的異化，對女性主體進行義無反顧的自我貶損(*self-derogatory*)，企圖通過“偽男性”的社會性別定位，來換取女性文學的“偽突破”。⁶⁶ 筆者認為，上面的說法從男性褒揚者的角度看，甚有道理，但從女性寫作者的角度看，則顯得過於偏激。因為女性詞壇在詞史上，都是以陰柔風格作為主流，故在時人的印象中，陰柔詞就是女性詞，陽剛詞就是男性詞，故女性詞人詞作呈現的陽剛、豪放風格就是“非女性化”，具有性別錯位的特徵。在傳統男性權威的社會裏，對女性的性別定位都是以陰柔、內斂作為特質，女性是處於從屬、弱勢的地位。但文學是生活的反映，詞作是詞人生活現狀和心理意識的文學表達，人的心理意識是複雜的，當不能以性別進行框定，明末清初女性詞人受過良好的傳統教育，某些詞中表現出渴望建功立業的意識和慨歎女性身分的性別遺恨，也是詞人希望打破男女不平等的社會身分的體現，具有女性覺醒的意識。而按現代男女平等的觀念看來，明末清初女性詞評中具有“非女性化”——“林下風”傾向的現象也是男女不平等的社會意識在詞學批評中的體現。只是這種女性詞評中的“非女性化”現象也是以男性中心為批評標準，也就是說當時的女性詞評為了提昇女性詞的地位而有意以男性詞人常見的“閒雅”、“淡遠”、“混茫”的風格作為女性“林下風”的詞學風範而大加揄揚，而言過其實地抹去了閨秀詞往往具有的“纖絛”、“脂粉氣”的陰柔特質。而“林下風”在明末清初也有形容女詩人及其詩作作為揄揚的風範，但詞相比詩，因為詞體天生具有要眇宜修的陰柔特質，閨秀詞也在傳統詞評上認為是陰柔、纖弱的，而明末清初的女性詞評大為揄揚具有名士化內涵的“林下風”，也就更能說明當時文壇為了提昇女性詞人及其詞作的地位而刻意將女性詞評名士化，具有顛倒性別的批評內涵。這也就說明女性作家無法從根本上改變男女性別不平等的社會文化地位。

綜上所述，明末清初對女性詞評的“林下風”傾向與當時詞壇的風氣轉變

66 王力堅：《清代才媛文學之文化考察》，頁 48—49。

密切相關。明代中期以來在尊崇婉約及易安體為正宗的詞壇背景下，女性詞受到了空前的重視和揄揚。評論女詞人著意強化“林下風”，具有言過其實的成分，其實是有意將女詞人抬舉到名士的地位，這是顛倒性別的批評名士化的傾向，其名士內涵是風雅儒生、有才文士。這根源於明末清初出現才女“名士化”傾向的社會文化背景：包括推崇“才情”的女性觀；“女務外學”的社會背景；才女品藻的名士化傾向。在明末以來倡揚性靈的風潮中，女性的“才情”得到空前的重視，“林下之風”也成為當時對女性最為廣泛使用的一個評價。反映在女性詞評上，“林下風”就成了高頻的對女性詞的批評詞彙。從中可看出，女性的詞體創作地位在當時文壇得到較大提升，女性的社會文化地位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升。但也是女性詞評無法突破以男性為中心批評標準的體現，女性仍然是在男權的社會框架下處於弱勢的社會文化地位。

（作者：肇慶學院講師；臺灣“中央”大學博士研究生）

引用書目

一、專書

王端淑：《名媛詩歸初編》。清康熙六年清音堂刻本。

王力堅：《清代才媛文學之文化考察》。臺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

方智範、鄧喬彬、周聖偉、高建中：《中國古典詞學理論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毛奇齡：《西河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冊1321。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朱淑真：《斷腸詞》，王雲五主編：《叢書集成初編》，冊2648。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

朱淑真：《斷腸詩集》。民國徐乃昌影印元刻本。

李元鼎：《石園全集》。清康熙四十一年香雪堂刊本。

李贄：《初潭集》。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顧璟芳、李葵生、胡應宸等編，王兆鵬校點：《蘭皋明詞彙選》。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

余嘉錫：《世說新語箋疏》。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吳從先輯，袁宏道增訂：《新刻李于鱗先生批評注釋草堂詩餘雋》。上海：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七年刻本。

房玄齡：《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周銘輯：《林下詞選》。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清康熙十年周氏寧靜堂刻本。

卓人月彙選，徐士俊參評：《古今詞統》。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明崇禎六年刻本。

胡文楷：《歷代婦女著作考》（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胡祥翰輯：《西湖新志》。上海胡氏1926年鉛印本。

柳是撰，袁瑛輯：《河東君尺牘一卷湖上草一卷我聞室賸稿二卷附錄二卷》，《續修四庫全書》，冊139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徐樹敏、錢嶽輯：《眾香詞》。臺北：富之江出版社，1997年。

高彥頤著，李志生譯：《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

孫克強、楊傳慶主編：《歷代閨秀詞話》。南京：鳳凰出版社，2019年。

- 陳霆：《渚山堂詞話》。民國吳興叢書本。
- 陳書錄：《明清雅俗文學創作與理論批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
- 陳維崧：《婦人集》，《筆記小說大觀》（五編）。臺北：新興書局，1974年。
- 陳繼儒：《巖棲幽事》，《叢書集成新編》，冊24。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6年。
- 葉小鸞：《返生香·疏香閣附集》，《叢書集成續編》，冊150。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8年。
- 蔣庭錫等編：《歷代閨媛逸事》，冊上。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3年。
- 戴冠撰：《邃穀詞》，趙尊嶽輯：《惜陰堂彙刻明詞》，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 馮夢龍：《智囊全集》。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 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冊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 錢謙益撰，姜殿揚撰校勘記：《牧齋有學集》，張元濟等輯《四部叢刊初編》，冊462。上海：商務印書局，1929年。
- 熊文學：《侶鷗閣近集二卷》，《四庫禁毀書叢刊》，冊120。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

二、論文

- 王光宜：《晚明的女教——從女子“無才便是德”談起》，《歷史教育》創刊號（1997年6月），頁69—87。
- 王翼飛：《清代女性文學批評研究》，武漢：武漢大學中國文學批評史專業博士論文，2014年。
- 甘松，丁放：《女性意識的增長與女性詞選的出現——宋、明人選錄女性詞人的定量分析》，《合肥師範學院學報》2009年第5期，頁6—11。
- 吳效馬：《中國傳統社會性別理念的近代轉換》，《教學與研究》2006年第10期，頁82—88。
- 邱芸怡：《清才自撰蕉園史——清初閨秀、結社與性別書寫》，南投：臺灣暨南國際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2年。
- 許玉薇：《明清文人的才女觀——以〈西青散記〉與賀雙卿為例之研究》，南投：暨南國際大學碩士論文，2000年。
- 張敏：《王端淑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碩士論文，2007年。
- 陳建男：《清初女性詞選集研究》，臺北：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年。
- 陳寶良：《女務外學：晚明婦女的名士化傾向》，《福建論壇（人文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10期，頁54—59。
- 黃曉丹：《從林下之風到閨房之秀——盛清女性寫作背後的身分認同》，《齊魯學刊》2013年第5期，頁123—128。
- 劉麗娟：《“女子無才便是德”考述》，《婦女研究論叢》2009年第5期，頁55—60。

The Connotation and Socio-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the Trend of “Style of Under-the-Grove” in Remarks on *Ci*-poetry by Woman Writers in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Times

Anhong Mo

(Lecturer, Zhaoq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Style of Under-the-Grove” became a standard, positive appraisal of *ci*-poems by woman writers, which is frequently found in documents of the late Ming to early Qing times (mid to late 17th century) that involve criticism of *ci*-poems by woman writers. This trend of identifying the “Style of Under-the-Grove” in the remarks on *ci*-poems by woman writers of the time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hanges in the poetic arena.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Ming when the feminine *ci* style of the past enjoyed high esteem, the works by woman writers were given unprecedented attention and praise. The emphasis on the “Style of Under-the-Grove” in the remarks on *ci* poetesses is a purposeful act of highlighting the “elegant,” “remote,” and “unrestrained” styles, which are usually found in works by male poets. These styles differ drastically from the typical boudoir *ci*-poems marked by “subtlety,” “delicateness,” and “bearings of rouge and makeup.” These kinds of remarks are exaggerating; their real intent was to raise the status of these poetesses to the same level as the renowned scholars of the time. This is a trend of reversing gender priority and a criticism of making renowned scholars, an appellation for elegant intellectuals and talented scholars. This trend originated in the socio-cultural context of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times, when talented women were compared with and even “made” scholars of

great renown. This context included the promotion of talents of ladies, pursuing “external studies,” and evaluating talented women by adopting the standard of a male scholar of renown.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status of *ci* writing by female poets saw a significant rise, and the socio-cultural status of women was also raised to a certain extent. However, it also reflects that remarks of *ci*-poetry by women cannot break through the standard of male-centered criticism. Women were still in a weak socio-cultural position under the patriarchal social framework.

Key words: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times; remarks of *ci*-poetry by women; Style of Under-the-Grove; renowned scholars